# 忠烈乱

（一）

话说五代时期，北汉王麾下有一员勇将，姓杨名业，乃是老将杨衮之子，其为人忠勇雄烈，有万夫不当之勇。

北汉与契丹接壤，时有贼寇掠边之事，全赖杨业一力撑持，始能保得边境无恙。

这一日，朝中接报，契丹贼人又兴兵来寇，北汉王当即任命杨业为大将，领兵出击。杨业接令，不敢怠慢，随

即来到校场点兵，又吩咐粮草、接应等事，直忙到天色已黑方才回到家中。

杨业娶妻佘氏，闺名唤作赛花，亦有巾帼之风。佘赛花早已知晓丈夫又要出征，在家中备下酒宴，陪着公公杨

衮，率着七个儿子要为丈夫饯行。一家人围着酒宴坐定，杨业看着一桌老小，都依依望向自己，不由柔肠百转。

老令公杨衮先举起杯来，敬了儿子，说道：" 我儿此去出征，为父先敬你这一杯，祝你早日凯旋！"

杨业连忙告了罪，陪着父亲喝了一杯。

佘赛花此时虽已人至中年，但风姿依然，不减少女时的娇艳，更多了几分成熟妩媚。她轻抬玉手，举起杯来，

款款说道：" 将军，且饮了此杯，好去杀贼，家中不必担心，待凯旋之日，妾身再为将军洗尘。"

杨业见妻子双目中柔情万般，当下也举起杯来，一饮而尽。夫妻二人结婚已有十数年，从来不曾红脸，生下七

个儿子，亦是英雄了得。大郎现已一十六岁，平日里总是缠着杨业，要跟着父亲上阵杀敌，七郎也已有了五岁。这

时几个儿子见母亲敬过了酒，便也纷纷举起杯来。

杨业见几个儿子孝顺懂事，也心中欢喜，当下一一领受了。一家人喝过了酒，杨业放下杯来，沉吟一阵，对妻

子说道：" 我出征之后，家中就有劳你了。老父日常起居不可怠慢，儿子们的教导也要你费心了。"

佘赛花点头应道：" 将军请放心，公公我自会细心照顾，几个孩子我也会日夜教导的。"

杨业点点头，又对儿子们说道：" 为父出征之后，你们几个在家要尊敬爷爷，孝顺母亲，平日里不可偷懒只顾

嬉戏，每日的功课务必不可荒废，待你们再长大些，为父便带着你们上疆场杀敌。"

儿子们纷纷领诺，大郎和二郎年岁稍长，听父亲许下承诺，更是心花怒放，一时间吵吵嚷嚷起来。

杨业和妻子对望一眼，相视一笑。佘赛花笑道：" 将军可放心前去，妾身自会看着他们几个，你不必忧心了。

"

杨业呵呵笑道：" 家中有你照看，我自不必担心，只是我这一去，不知几时回来，又要冷落你了。"

佘赛花微笑道：" 国事为重，妾身受几日冷落又有什么要紧？"

杨业握住妻子一双柔荑，感慨道：" 为夫重任于身，自是不能推脱。我不在家里，不如明日你搬到父亲房中去

睡，一来可方便照顾老父，二来你也不必独守寂寞。" 说罢望着老令公问道：" 媳妇就搬到父亲哪里，不知可否？

"

杨老令公连连摇头，说道：" 我儿，为父如今年事已高，不必媳妇每晚服侍了，就让我自个儿睡几天安稳觉吧！

"

杨业见父亲推拒，思量来他也确实老了，妻子若每晚去搅扰，只怕他精力不济，便又想了一想，道" 既然如此，

也就罢了。好在儿子们也长大了，倒可为我分担一二，我也稍稍安心。" 说罢，转头对几个儿子说道：" 为父明日

走后，大郎和二郎可搬到你们母亲房里，替为父尽一尽丈夫的责任，不可让你们母亲寂寞无依，知道吗？"

大郎、二郎齐声答应。

佘赛花听丈夫如此安排，不由羞红了脸，低下头不做声。

几个小的这时听说两个哥哥要跟母亲一起睡，顿时不依，纷纷吵闹起来。杨业沉下脸来，道：" 莫闹，哥哥们

是要服侍母亲，你们还小，急什么？待你们大些再说吧！"

三郎急道：" 我可不小了，我也要伺候母亲。"

杨业正待说话，佘赛花见儿子情急，便笑道：" 就让三郎也和我睡吧，反正过几日他就十四了。"

杨业见妻子应允，就也答应了。

原来，杨家有个规矩，凡是儿子年满十四，便由佘赛花亲自为其破身，教导他们夫妻之道。只因年少人血气方

刚，难免对男女之事想入非非，若不疏导，只怕耽误学业，娶妻嫌太早，若在外面沾花惹草更是坏了德行，便只好

由母亲代劳。

杨业为人又至孝，母亲死后见老父寂寞，又不愿续娶，便让妻子不时去安慰一二，这两年父亲年事渐高，情欲

渐衰，在媳妇身上泄欲的次数便也少了许多。

杨业见安排已定，又说道：" 大郎年纪也不小了，该当娶妻。前些时我便在盘算此事，待我此次出征回来，便

该为他打算了。"

佘赛花笑道：" 正是。你走后我自会物色合适的人家，等你回来便把这事办了。"

大郎见说要娶妻了，倒有些讪讪的不好意思，几个弟弟却纷纷笑嚷起来：" 大哥要娶媳妇咯！"

一家人笑笑闹闹地吃过了饭，便各自收拾回房了。

杨业和妻子回到房中，携手坐下，相视无言。

佘赛花将头靠在杨业肩上，说道：" 你这一去，可千万保重，杀敌虽然要紧，也别心急，莫要有个闪失。"

杨业心中感动，搂着妻子的肩头，柔声道：" 放心，我自会照料自己，倒是你，家务操劳，可要爱惜身子。"

佘赛花答应一声，又道：" 可惜妾身不能跟随将军上阵，不然咱们夫妻二人联手杀敌，倒要让那帮贼人知道厉

害。"

杨业说道：" 如今不比从前，老父和几个孩子都需要人照看，你的胆子可也不轻呢！"

当年两人年轻之时，曾携手上阵，杀得敌人望风披靡。两人此时回想起来，自是感概不已。

佘赛花道：" 天色不早，将军明日还要早起，不如歇息了吧。"

杨业点头应允，佘赛花便起身铺开了床，又要伺候丈夫宽衣。

杨业看着妻子铺床的身姿，还如年轻时那般窈窕动人，不由情心大动，见妻子要来帮自己解衣，便笑道：" 今

晚不如就让为夫的来伺候娘子一回吧！"

佘赛花见丈夫体贴，也觉柔情满怀，含羞答应了。

杨业慢慢解开妻子的衣扣，脱去外衣，又解了她的长裙，露出里面贴身的小衣来。其时正当初夏，衣服穿得单

薄，只见佘赛花胸前隆起，两团饱满的乳房呼之欲出，杨业忍不住捏在手里，只觉满手柔软如棉，几乎握之不住。

佘赛花不由情动，呼吸也粗重起来。

杨业笑道：" 娘子的身段还是如此动人，为夫真是好福气呀！"

佘赛花见丈夫调笑自己，羞态更浓，美目一瞟，嗔道：" 好没正经的，取笑妾身！"

杨业呵呵笑道：" 夫妻之间，闺房之乐，又有什么正经不正经了！为夫明日便要出征了，且先讨伐了娘子再说。

" 说着褪去了佘赛花身上小衣，一双雪白丰满的乳房便抖了出来。

佘赛花半裸站在丈夫面前，红晕脸颊，双目含春，任由他双手在自己胸前肆意搓揉，就如揉着两坨面团似的，

两颗粉嫩的乳头也随之涨得硬挺起来，一阵阵又酥又涨的感觉袭遍全身，令得两腿之间也跟着酥麻起来，不由得夹

紧了两腿，一会儿就津津地流出浪水，浸湿了底裤。

杨业玩弄了一阵妻子的乳房，便忙忙地又褪下她的底裤，顿时大笑道：" 娘子，你这可春潮决堤了呢！要不要

为夫的来为你疏导疏导啊？"

佘赛花羞不可抑，虽然是老经人事了，但她却依然保留着少女的娇羞，这倒也为夫妻间的情事平添了几分情趣。

杨业脱下裤子，露出胯下那根尚未奋发的阳具，又笑道：" 军情紧急，该当马上出兵，无奈兵甲未整，如之奈

何？"

佘赛花明白丈夫的心意，又恨恨瞪了他一眼，道：" 又来调戏妾身了。这家里老的、少的，大的、小的，就会

这样！每次都要弄得人羞死才甘心。" 说着却已款款蹲下身来，双手握住丈夫半硬半软的鸡巴，细细地抚摩了一番，

这才轻启檀口，缓缓地含了进去。

杨业只觉鸡巴被温暖地包住，一根柔细的香舌在上面来回滚动，好似跌进了云堆一般，顿时舒爽得闭上双目，

忘情地享受起来。

佘赛花吮吸得几下，杨业的鸡巴便怒涨起来，撑得她小嘴大张，喉咙里更是觉得满涨难堪。一股男人刺鼻的气

息随之直冲肺腑，瞬时便令她意乱情迷，身子热得就如炭烤一般。

杨业此时意兴高涨，只觉胯下硬的难受，只是不发不快，当下拉起爱妻，将她一把拥入怀中，紧贴着自己，那

两团绵软的肉峰挤在胸前，又双手在她身上上下爱抚，摸着嫩滑无比的肌肤，鸡巴已伸进两腿当中，只在两片阴唇

之间来回滑动，片刻已沾得湿漉漉的，却偏不插入。

佘赛花被丈夫弄得全身酸软，气喘吁吁，又见他只是戏弄自己，更是心下羞愤。她恼恨地一夹双腿，顿时将鸡

巴紧紧钳在胯下，再无法抽动自如。佘赛花本是练武之人，双腿有力，这一下死命闭拢，莫说是粗大的鸡巴，便是

一根手指也插不进去。

杨业措不及防，本在不住抽插的鸡巴因突然被制，险些将皮也拉脱了。他大叫一声：" 哎呀，不好！"

佘赛花见丈夫有些狼狈的样子，却又不忍了，稍稍松开了腿，将鸡巴放了出来。杨业连忙握住，连连跺脚。佘

赛花见他真的受伤，也不由急了，赶忙蹲下，将鸡巴捧在手里，细细地检查一番，却见硬挺依然，并无大碍，方才

放心。

杨业笑道：" 为夫此次中了埋伏，不打紧，看我再战！"

佘赛花听他语出不祥，不由秀眉深锁，站起身说道：" 别说不祥的言语，将军此次定能大捷！"

杨业呵呵一笑，猛地一扑，将佘赛花扑倒在床，压在身下，大笑道：" 且看为夫大展雄风，定要将娘子杀得丢

盔弃甲。" 说着鸡巴已探到爱妻洞口，顺着湿滑的幽径便要长驱直入。

佘赛花一时被制，又推拒不开，只得任由丈夫一挺身，只听" 噗哧" 一声，已是浪花四溢，全根在肉。

杨业更不停歇，快马加鞭地挺动起来，在爱妻体内尽情征伐。佘赛花被插得肉酸腿麻，眼也花，心也颤，肥嫩

嫩的一个屁股被撞击得" 噼啪" 直响，不由自主地便迎合着丈夫的抽插挺耸抛动。两人多年夫妻，自然配合无间，

你进我也进，你退我也退，顿时搅得满室生春，险些将床也摇散了。

杨业伏在爱妻身上抽插多时，又将身体立了起来，抱起她一双粉腿，搁在胸前，只将鸡巴拼命地抽送，边动边

说道：" 娘子，如何？还不快快投降！"

佘赛花咬了牙，也不出声，只是将阴道夹了又夹，屁股转了又转，死死咬住鸡巴，再不放松。杨业见爱妻顽抗

不休，呵呵笑起来，道：" 好，且看为夫如何将娘子降伏。" 说完猛地拔出了鸡巴，双手将佘赛花两条粉腿用力分

开，露出湿淋淋的小穴来。

佘赛花知道丈夫要做什么，立刻羞得身子也颤抖起来，捂住了脸，嘤嘤地娇吟起来。杨业赞道：" 娘子真是天

生尤物，生了七个儿子小穴竟然还粉嫩如少女，直让人馋涎欲滴！" 一边说着，一边已伏下身去，仔细地打量起爱

妻的小穴。但见芳草萋萋，穴门洞开，阴道内涓涓细流不断，直将红嫩嫩的肉上似抹了一层膏油，好不亮滑。

佘赛花羞不可抑，想闭起腿来却又被丈夫抓住了小腿，全身软绵绵地无力抗拒。只听杨业在自己胯间一叠声地

称赞：" 啧啧，真是又粉又嫩，水汪汪地好不诱人！" 佘赛花总听丈夫夸赞自己，说自己的小穴奇特，竟是越操越

鲜嫩，倒尤胜少女。她也不知此话是真是假，但每次丈夫将头伸进自己胯下之时，都令她羞得要死，倒比直接操干

她更加难堪。

杨业在妻子腿间嗅了一嗅，又啧啧连声：" 这可真是奇了！这些时越发的香了，嗯，不然，是又骚又香。" 说

着便将舌头伸了出来，一下舔在两片肥嫩的阴唇上，舌尖跟着一刮，便将肉缝中汩汩的浪水卷进口中，砸吧砸吧舌

头，叹道：" 又软又滑，骚得很！"

佘赛花已经羞得遍体通红，小穴被丈夫这一舔，顿时一阵难以抗拒的快感直入心肺，不由肥臀一抖，忍不住大

叫一声，淫水已如洪水一般涌了出来，顺着雪白的大腿直淌到床上。

杨业见此情景，大笑道：" 这番看你还如何顽抗！" 不等佘赛花反应，他一头扎进胯下，张嘴便含住整个小穴，

又吸又吮，舌头更不时伸进肉缝之中，直往洞里钻去。

佘赛花头晕目眩，已是欲拒不能，只觉全身麻痒难受，双手不由得抓住胸前一对大奶子使劲揉捏，肥臀跟随丈

夫的口舌婉转迎凑，恨不能将整个穴儿塞进他的嘴里，竟让他嚼碎了、含化了，再吞落肚中，也好干净。现在这样

软绵绵的舔吸直教人生也生不得，死也死不得，一股钻心挠肺的滋味直从小穴传到心里去，奈何穴里又觉空落落的，

只想有一根滚烫如铁般硬的鸡巴插了进来，哪怕是捣烂了花心也甘愿。

杨业在爱妻腿间舔吸良久，佘赛花已是泄了又泄，偏又泄的不畅快，就似隔靴搔痒，只是流出的淫水却将杨业

颔下一部长沾污的浪渍斑斑。杨业见她下体湿的一塌糊涂，阴毛根根贴在小穴上，恰如堤边被春潮冲翻的衰草，嘴

里不住呜呜有声，似要哭出来一般。

杨业抬起头来，笑道：" 娘子，这番如何？"

佘赛花呼呼喘着粗气，身子只是抖，哪里说得出话来。杨业见她不答，便又埋下头去，佘赛花忙不迭的喘道：

" 好人，且……且饶了妾身吧……我……我实在是……经受不得了……"

杨业笑道：" 既是讨饶，可纳降表来！"

佘赛花犹自喘息不定，弱声道：" 你如何说我都依你便是了。"

杨业爬到爱妻身上，压定了她柔软的身子，笑道：" 既然如此，从此后你只可自称淫妇，且要酒肉犒劳三军，

不然为夫又要口诛舌伐了。"

佘赛花开口刚说得一个" 妾身" 二字，便见丈夫作势欲起，忙又改口道：" 淫……淫妇此刻哪里来的酒肉劳军，

待明日……"

杨业打断道：" 呵呵，你这白花花的身子不是肉么？那下面流出来的难道不时酒？"

佘赛花嗫嚅道：" 那……那岂能是酒！"

杨业大笑：" 不是酒如何熏人欲醉呢？

佘赛花羞得脸通红，不作声。杨业伸手在她胯下掬了一把，凑到她脸上，道：" 你倒闻闻看，香不香？"

淫水涟涟滴到佘赛花粉脸上，鼻端嗅到一股骚味，她正待皱眉，却又隐隐似觉真有一丝淡香缥缈，不由大奇。

原来，佘赛花早年曾随喇叭师太修习玄女功，故此体质异于常人，只是从前功力未深，也不显现，直到近日她功力

愈深，方才显出妙处。杨业道她小穴鲜嫩甚于从前，便是为此了。

杨业此时精神一振，道：" 这小穴越来越奇了，为夫定要探个究竟。" 说完转头便又钻进佘赛花胯下。

佘赛花大惊，忙道：" 好人，妾身……淫妇已然讨饶，如何还要再来？"

杨业笑问道：" 那你待如何？"

佘赛花暗自思忖：" 若再被他舔吸一番，只怕真个要把身子泄干了，这还不打紧，偏偏又泄的不爽利。说不得，

只好如此了！" 思忖到此，她幽幽说道：" 淫妇大开城门，请将军这便挥兵直入，如何？"

杨业见她身子瘫软，也不忍再折磨于她，笑道：" 夫妻床上作乐，便说得直白些又有何妨？"

佘赛花咬一咬银牙，恨声道：" 非要把人羞死才好！也罢，就遂了你的心愿就是。" 说完，闭了眼，捂了脸，

腻声吐出一串淫词浪语来：" 将军，就操了淫妇吧，淫妇小穴痒得紧，好人，体惜体惜贱妇吧，来啊，用大……大

鸡巴操我啊……"

杨业听得面赤耳热，只觉胯下胀痛难当，低头一看，只见鸡巴支棱棱地朝天而立，似鼓槌一般跳个不停。他再

也忍不得，提枪上马，搂起爱妻两条玉腿，猛地插了进去。硕大龟头一下挤入小穴内，两人同时大叫一声，都觉又

酥又麻，舒服的魂儿也没了。

佘赛花此刻才觉遍体通泰，浑身的汗毛根根竖了起来，整个身子似被塞满了，好不快活。她再也不顾羞耻，大

声浪叫起来：" 好人儿，鸡巴塞得小穴好紧，快些……给淫妇来个狠的，骚穴美死了……"

杨业大吼一声，挥戈猛进，鸡巴直戳进嫩花心上，一下下撞得佘赛花肉颤穴飞，却把两条粉腿如一字分开，突

出一个骚浪的嫩穴来，又将一个肥白的屁股摇个不停，直似要把杨业整个人吞进穴里去才罢休。

这一番重新厮杀，两人情欲更盛，一心要把身子泄个干干净净。一个势如猛虎下山，一个形如玉蚌迎客；一个

阳具坚挺插骚穴，似青龙取水，着着到肉；一个阴道湿滑含鸡巴，似婴儿吸奶，口口用心。

杨业操得兴起，又听爱妻叫得浪荡不堪，鸡巴在穴里越发大了几分，当下一把按住赛花小腰，死死压在床上动

弹不得，跟着腰腹用力，直将一根鸡巴飞也似的抽送起来。这一来赛花退无可退，避无可避，一个骚嫩的小穴顿时

被操得肉烂汁飞，花心更是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只是张着嘴，却叫也叫不得，连气都不能喘了。

杨业又操了约摸盏茶功夫，已是将赛花操的死去活来，从脸上直红到脖颈里，白花花的身子上满是汗水，下身

的淫水更是不曾歇止过，淋得床单俱湿。好容易杨业精关大开，吼叫着将鸡巴杵进花心，抵着心尖地射了，射得赛

花满肚子精液，滚烫滚烫，烫得花心、心花一并开。

两人战罢，喘息良久，方才各自躺到床上，一动不能动了。

好半晌，赛花悠悠转过气来，勉强拉过薄被盖在二人身上，说道：" 将军，这番可把妾身弄得惨了。"

杨业吁吁喘着气，道：" 莫说惨，娘子的本事为夫岂有不知？这还只是头道菜咧！明日待那三个小子搬了进来，

再看娘子的真功夫。只怕真到那时，娘子还嫌不够咧。"

佘赛花一听，又羞不可抑，嗔道：" 说这样的话来羞辱妾身。倒像真正是个淫妇了。"

杨业笑道：" 方才娘子不是自称淫妇么？难道还有假的？"

佘赛花不语，半晌才叹了口气，道：" 也不知如何，妾身一到床上便无法自持，将军责怪也是应该，只是恐怕

此事传扬了出去，有损将军威名，那可真是妾身的罪过了。"

杨业安慰道：" 娘子说哪里话来？娘子如此尽心服侍我杨家父子，为夫岂能责怪于你？方才只是调笑罢了，娘

子不要认真。咱们杨家但求忠君报国而已，其余小节又岂会放在心上，别人的议论更无须担忧。再说为夫也真爱娘

子骚浪的模样，真个教人销魂呢！"

佘赛花听得丈夫言语体贴，芳心大慰，幽幽地道：" 只要将军不嫌弃妾身，妾身便心满意足了。将军如此体惜，

顾虑周全，只怕妾身空房寂寞，竟想到安排儿子们来伺候我，有将军这番心意，我更有何求？"

杨业笑道：" 咱们练武之人血气旺盛，自然情欲过于常人，娘子乃巾帼英雄，床上要的多些，为夫自能体谅，

更不必说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其乐也融融了。娘子只管放心取乐，只要莫让儿子们荒废了功课也就是了。老父那里也

要记得时常慰问，莫冷落了老人家。"

佘赛花一一尊领了，两人又说些闲话，杨业便酣睡去了。

佘赛花在床上望着窗外明月如霜，想着丈夫明日便要出征，柔肠百结，思来想去，只是替杨业担忧。过的一阵，

身子实在疲乏不堪，也不由沉沉睡了。

次日一早，佘赛花早早起来，安排下早饭，请杨业吃过了，便带着几个儿子随杨业一起来到校场。只见刀枪如

林，马嘶人壮，杨业点了兵，浩浩荡荡奔赴边疆。

佘赛花心中酸楚，又怕杨业担心，强忍着直到人马都走得远了，这才滴下几行清泪来。儿子们齐来安慰，又拥

着她回府去了。

【完】